

花开三荡河畔

□ 周荣池

三荡河自大运河高邮段浩荡西来,向里下河平原东北腹地逶迤而去。河流跋涉途中,又延伸出血脉一样细密的支流,养育了沿途生机勃勃的田地与村庄。

河流,曾是渔民的“田野”。三荡河两岸的村庄在“墩”上——“东角墩放鸭,西角墩拉虾。南角墩种田,北角墩卖盐。”我的村庄南角墩原是世世代代种田的。农闲的时候人们也偶尔去三荡河里捕鱼,但大多数时候是去岸边看东角墩的渔民来放鸭。“鸭”便是鸬鹚。渔民来了,未见其人,先闻其声——他们脚踩着木船踏出美妙的节奏,并用浓重的下河腔喊着号子:喂——麻鸭子来,噍噍来。喂——鲤鱼尾巴来了,噍,噍噍来……渔民举起撑船的竹篙击打水面,鸬鹚们就得令钻入水中。水面上一阵阵欢快的扑腾,是生活一声声动人的吟唱。

10年前,这些动人的渔歌戛然而止。渔民们收拾了带着岁月痕迹的器具,面带喜色停船登岸了。最有名气的放鸭人老秦家还圈养了几只衰老的鸬鹚,它们已经变成难得下水的“旱鸭子”。老秦甚至制作了一种带着轮子的船,在三荡河岸上载着那些沉默的鸬鹚,在有外人来参观时,出来表演一番。孩子们在夏日也张望着水面——这条河好像变得不同了。

一切的改变归因于一只外来的大虾。渔民上岸又下水塘,和这个叫做“罗氏沼虾”的物种遁入三荡河水是分不开的。人们怎么也没有想到,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,现在要与一只大虾周旋起来。虾能致富,在此之前这还是外来的传说,但当三荡河的水涌向沿线修整齐平的塘口,乡亲们决定转变思路试一试。捞鱼摸虾的能手,变成喂鱼养虾的能人。从三荡河靠岸的小船进入了方方正正的塘口,过去“十网倒有九网空”,而如今拉虾的大网纲绳上挂满了沉甸甸的虾。

三五年时间,虾产业逐渐壮大。三荡河两岸的路越来越宽,跑生鲜运输的车子越开越快,入村的河口处还竖起来“生产基地”的大牌子。三荡河两岸的人们不再只是介绍本乡的名产双黄鸭蛋,而是自豪地说:“全国的餐桌上,每五只虾就有一只是咱们县里游出去的!”从渔民、农民变为虾农,人们腰包鼓起来,心里也更有底气。

然而,不曾想到的是,三荡河的水流也因此变了脸色。塘口的水源自三荡河,养殖的尾水又从沟渠支流汇到大河中去。绿到发蓝的藻类像在倾吐怨气,在三荡河中爆发了水体“富营养化”的危机。朴素的农人也懂得“察言观色”,他们拍着大腿连说不妙,对三荡河的变化忧心忡忡

——过去这条可以捕鱼、游泳甚至吃水的河流,正面临着危机。

那几年,总有人在餐桌上“谈虾色变”,过度的高密度养殖和用药让“虾”也坏了名声。人们请来了农业大学的教授,带着大学生们走到三荡河边,为大虾寻找生态养殖的新路——降低养殖密度,降低饲料的蛋白含量,禁止使用药物饲料,并且每天将虾产品标本送去检测农药残留指标。虾塘的下水口安装了水质监控仪,一有超标排放便会自动报警。虾苗、饲料、动保产品,模式、技术、标准都统一升级,让大虾饲养从此走上了生态有机之路。

三荡河畔的紫薇又开了,坡岸上密布的花草轻轻摇曳,虾农们在水边圩埂上舀水浇灌菜蔬。翔集的白鹭一阵阵地飞过——它们望着清凌凌的河水,望着塘口崭新的钢结构大棚,望着呼啸而来的无人机,舒展着翅膀。人们露出舒心的笑容,一声声吆喝驱赶盘旋着想要“偷嘴”的鸟雀,那是河边最动人心弦的吟唱。

盛夏来临,被人们骄傲地冠以新名的“高邮大虾”开捕了。我在新闻里看见三荡河边的大虾产业园,人们请来大厨烹制出二十多道大虾美食,在直播间里一跃成为“网红”。捕虾的人奋力在水中拉起渔网,机器的轰鸣、洪亮的号子、鱼虾跃出水面的声音合奏成一支动人的协奏曲——这是一支富民的歌,一支生态的歌,一支三荡河畔好日子之歌。

(本文原载2022年10月5日《人民日报》大地副刊)

城里的秋天总是不那么显著,如果不是落叶纷纷,不是邻居家一棵石榴树挂果,不是气温下降,还真的分辨不出夏秋。

乡下的秋天呢?九月末的一天上午,我开着车,到乡下“寻秋”。

停下车,在友人的陪同下,步行在乡间大路上。乡下的秋哪需要寻啊,那浓浓的秋色秋景直向我涌来。一大片一大片金黄的水稻黄豆,一丛丛开着白花的芝麻,一架架顶着紫花的扁豆,一畦畦水嫩的韭菜,一团团山芋芋头,草垛上野蛮生长的丝瓜,还有散发清香的桂花,绘成秋天的大特写。我享受着明艳的色彩,分享着丰足的果实,回忆起小时候在乡下秋天的种种快乐的事情。

远眺与近观,无不感受到秋天抒写在田野里,秋色倾泻在大地上。

走到一个虾塘边,十几位女性穿着胶布衣裤,在塘中喜盈盈地分拣罗氏沼虾,另一边十来位男性有说有笑地整理着鱼网。我忙不迭掏出手机拍下捕捞场面。同行的三垛镇兴联村负责人介绍,今年养虾是大年,一亩一般能赚万元以上,别看那些拉网的老年人,一季下来,也能挣万把块钱,只可惜,拉网者的年龄越来越大,从事拉网的人越来越少。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了养虾。兴联村是养虾大村,全村养殖13000亩,占全村种植面积70%以上。兴联村养虾已经超过20年。村民们以养虾致富了,村集体经营性收入也在养殖中壮大。

走着走着,到了另一个虾塘边。一位老年男性提着一个水桶,在塘边捡拾死虾,见我们来,拿起一只虾,举到我的面前问:这病能够治好吗?我一脸茫然。同行者中的一位说,这虾得了病,你看虾头上的白斑。塘里的虾要赶紧捕。老年男性面带无奈地说,是要捕啊,但经人说虾子多了,一时销不掉。

农民养虾有三怕,一怕铁虾子(养不大的虾子),二怕虾生病,三怕气候反常。养虾周期是8个月,头尾各两

寻秋记

□ 姚正安

个月比较轻松,中间4个月,提心吊胆,每天夜间都要巡塘,看水色测水温,观察虾子的生长状态,稍有不慎,就可能血本无归。一旁的村负责人家里也养了40亩田虾,他说的应该是真实情况。我从中掂量出农民在种养、收获成果过程中的艰难与付出。

另一位同行者说,农民养虾的历史不长,但还在摸索中,虾生病了,虾塘里的杂鱼多了,如果一味用药,环境不允许,消费者也不答应,用生物办法治病除杂,才好,比如在虾塘里放几只鳊鱼可以除去小杂鱼,放些螃蟹也清除病虾死虾,但这些也只是尝试。养虾人的年龄大,知识水平不高,新方法不易接受和消化。我想,谁能解农民养虾之痛?

关于养虾之种种,于我是意外的收获,我的本意是寻秋赏秋的。我暗自高兴。

不知不觉中已是中午。

午饭是我30多年前的一位学生招待的。30多年中,各自忙于生计,只见过一两次,我早就听说这位学生经过多年打拼,办了企业。到了现场,听他介绍,让我惊喜。两个厂区,几十位工人,生产安全产品,与央企配套。近两年虽受疫情影响,产销有所下降,但总体情况还不错。在场的还有四位学生,一位在国有金融企业任职,一位在私营企业做着高级主管,另两位供职镇政府,家里还养着鱼虾。他们的子女都已学成就业。看得出,他们的生活是美好的,家庭是幸福的。作为曾经的老师,我为他们高兴。

我年近七十,几位学生也已经奔六了。

我在感叹时光飞逝的同时,深深体味到这次寻秋之旅的特别意义,我似乎也成了秋天的收获者。

秋之印象

□ 汪泰

心房,给了人们生活的底气,农民说:“手中有粮,心中不慌,脚踏实地,喜气洋洋。”再过一段时间,稻子割了,这田间就只剩下了光秃秃的布满稻桩的片片灰黄,厚重的秋色,似乎变成了单调无垠的秋凉,但你不必惊慌,那沉甸甸金灿灿的橙黄,已上了场,进了仓。

那时,从村庄内外色彩的丰富与否,便可推想出一个村庄经济发展的状况。奇怪的是,在我的第二故乡,居然见不着白果、香樟、桂花和那些充满故事的槐树白杨,更见不到桃红梨白该有的芬芳。那是一个口惠实不至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年代,可我见到的全面发展,只是利用不能种植稻麦主粮的边角地,做一些简单的副业,给农民一些生活上的补贴,对集体的经济成不了气候,更别说普遍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。

农村改革开放后,农民自己承包的土地有了种植自主权,农民放开了手脚,种果树,栽桑苗,开池塘,搞水产养殖,农民忙的是经济的创收,对生活品质的提升和追求。春天里,桃花红,梨花白;秋天里,红的果,黄的果,缀满枝头。曾在街上的集市,见到我当年的农民兄弟,他从60里外骑自行车上城,载着满筐的鲜桃叫卖,问了才知道,这是他自家承包的土地上新种的桃树结的果子。他眉飞色舞地告诉我,现今的家才是家。如今的人们,有了美化生活的闲心与乐趣,村舍家屋,青砖黛房,四时花草,秋色不再张惶。村落集市,河边路旁,红蓝黄绿,四季不断,虽没有青山,不见层林尽染,却也是绿树荫荫,清水依依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

螃蟹的记忆

□ 卢有林

就是当手指与螃蟹亲密接触时,我就用手指挠它的腹部,半哄半拉,它就顺着我手指的外力被我“请”了出来放进蟹篓里,个个四肢健全,张牙舞爪。要问其中的缘由,也很简单,螃蟹怕挠痒痒,你的手指与它亲密接触,那么温柔,它能受得了吗?遇到较深的时候,就表示钩子已经接触到螃蟹了。还是老办法,你把螃蟹钩子当作自己延长的手指,与螃蟹亲密接触,给它挠痒痒,它受不了了,就乖乖地爬到洞口被你抓个正着。也有螃蟹比同类“智商”高一些,它们打的洞弯弯绕绕,手抠、钩挠都不管用,于是我采用第三招——草塞。扯一把野草,揉成团,塞住洞口,糊上泥巴,做个记号。一个小时后,找到这个螃蟹洞,右手猛地扯去塞住洞口的草把,左手迅速伸向洞口。好家伙!终于捉住这只狡猾的螃蟹了。原来塞了草把糊上泥巴的蟹洞里严重缺氧,螃蟹只好爬到洞口求生来了。这个办法有点不地道,但很管用。

在我提及的四种捉蟹法里,技术含量最高的要数脚踩法了。有些螃蟹不喜欢钻洞,就喜欢蛰伏在河坎的淤泥里。我们扶着一只木盆,水没至下巴,踩着河坎的淤泥一点一点地往前走,冷不防

踩着一个个硬硬的,有点扎脚的东西,十有八九踩着螃蟹了。这时候,我就深吸一口气,把握好位置,一头扎下去,双手同时在我预料的范围内迅速摸索,很快就接触到这只大螃蟹了。取蟹的动作必须稳准狠,要用右手操着螃蟹的腹部,大拇指捏着螃蟹的硬壳,将螃蟹捉上来。整个动作可谓一气呵成,这里的“一气”指的是一口气一个猛子。

记得在我十四岁那年的一个夏天的午后,我和庄子里的小伙伴们下河去踩螃蟹。踩着踩着,我的脚踩到一个凉嗖嗖、光溜溜的圆洞。直觉告诉我,此洞非常洞,一定住着一只大螃蟹,于是我决定把它捉上来,向小伙伴们炫耀一番。我定了定神,深吸了一口气,一个猛子扎下去,右手摸到洞口,往里一伸,很快接触到了这个大家伙。它大大的壳,硬硬的刺,我没有时间挠它痒痒,于是右手从这家伙的腹部伸过去,试图将它拽出来,可是它的爪子钳着泥土几乎无法撼动。就在我感觉自己憋气已经接近极限,想放弃,可又舍不得的时候,一狠心使出全身气力终于将它拖了出来。我冒出水面之后,倒吸了好几口气才逐渐缓过神来。小伙伴们先说我吓坏了他们,然后又看着我手中的大螃蟹啧啧称奇。这是一只大公蟹,外壳有碗口那么大,毛茸茸的爪子在拼命地挥舞着,在今天想来足有六两重。这是我少年时代捉到的最大的一只螃蟹。

依稀记得,父母对我捉回来的螃蟹并不感兴趣,有时送给左邻右舍,有时别人要就拿几只去。我对螃蟹的美味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记忆,倒是捉螃蟹的经历给我的童年生活,乃至少年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。套用一句话说,吃蟹没有捉蟹乐。